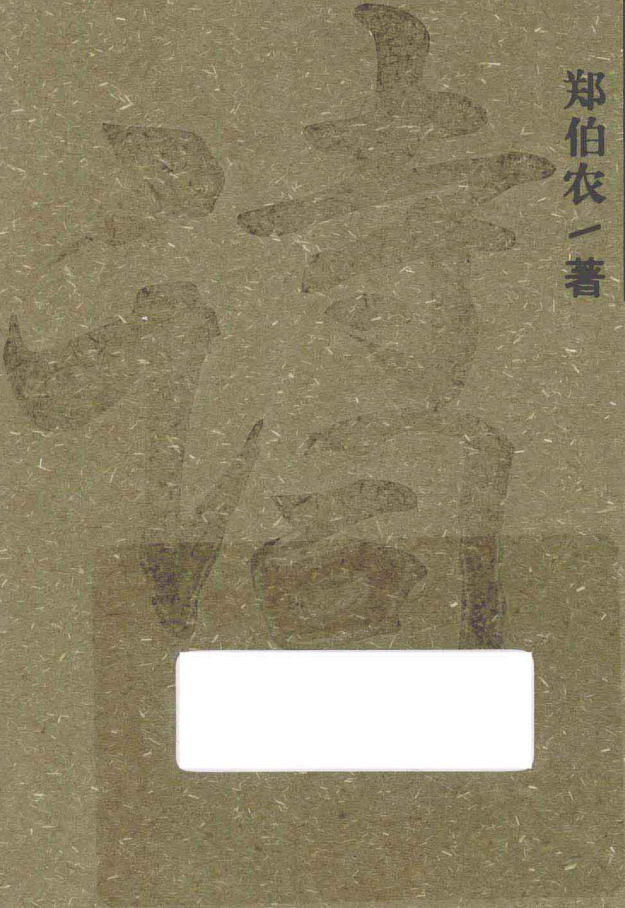


京華吟草

郑伯农一著



京華吟草

郑伯农一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华吟草/郑伯农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831 - 5

I. ①京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诗词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9826 号

京华吟草

作 者: 郑伯农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装帧设计: 鸿毅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印 张: 20.75

版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831 - 5

定 价: 3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诗词问题访谈录（代前言）

——答《中华文化》记者问

《中华文化》记者：您是全国知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，可是从简历上看，您怎么学的却是音乐？

郑伯农：学习音乐完全出于个人兴趣。我从小就喜欢音乐，后来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。一九五一年，全国有很多人参加考试，一共只招了十六个人。我在附中学习了六年，在中央音乐学院本科学习了五年，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待了十四年。可以说我的上辈子是在音乐圈子里度过的。

记者：为什么后来搞文艺理论？

郑：我从小喜欢音乐，稍微懂点事之后，也喜欢上了理论思考。后一点大概和家庭影响有关系。上中学的时候，我崇拜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、聂耳、冼星海，也崇拜鲁迅、瞿秋白、别林斯基。课余读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，虽似懂非懂，却读得津津有味。

一九五七年，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学系。我成了这个系的第一批学生。文革结束后，刚刚恢复的文化部成立政策研究室，室内有个理论组。我被他们借调过去，参加撰写批判“四人帮”的文章，后来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。开始是借调，后来有借无还，不让我回音乐学院，在中国文联研究室协助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。这样，我就转到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和组织工作领域中来。

记者：那您为什么后来转向诗词创作和研究？

郑：我退休以后，年纪大了，得了一场病，头晕，可能是长期伏案工作引起的。过去我对诗词本来就有点兴趣，写过一点诗词，有关方面就邀我到诗词界参加活动。一旦参加进去，有些朋友就千方百计把我套住。不是说他们一定要拉住我不让我走，有被动因素也有我自己的原因。我过去习惯于长期伏案工作：看书、写文章。得了心脑血管病后，医生建议不要长期伏案，不要开夜车，更不能抽烟。显然，生活节奏和生活习惯要有一个大变化。不能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写大块文章了，那么，干点什么好呢？诗词是比较适宜的

选择。它篇幅很小，写起来比较省劲，既可以延续写作生命，又不须费太大气力。再者，过去我一直从事文艺方面的调查研究，只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。随着阅历的增多，对人生、对社会不能不产生种种感悟，颇想在这方面一吐胸中之积郁。诗词是很好的表达形式。一是身体原因，二是思想感情方面的原因，使我一步步走到诗词这条路上来。

记者：在您的诗词创作中，谁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？

郑：对我有重大影响的应该是诗人臧克家。他可以说是我的恩师。一九九三年，我带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去越南访问。回国后有报刊要我写点稿子，于是就写了几首诗。我觉得写得很一般，可是老诗人臧克家看到后居然给我写封信，他说我的诗词可堪造就，要往深处钻研，今后要一边写文艺评论，一边写诗。他还给我改了个别重要字句，也夸奖了我几句。他是诗坛泰斗，一番鼓励让我树立起信心。我开始省悟到，不仅作家身上有艺术细胞，像我们这样习惯于逻辑思维的人，身上也可能埋藏着艺术细胞。既然如此，何

不尝试一下，在自己的身上开发形象思维？有了臧老的鼓励，我就陆续写了一些格律体的诗。此后，心有所动就动笔写几句，就像抽烟一样，抽多了，慢慢就上瘾了。记得近二十年前，我每写一组，就寄给臧老。他像抓“扶贫”工程一样给我指点。我走进诗词的院落，完全是臧老把我推进来的。还有一个人，就是诗人贾漫。他曾任内蒙古作协副主席，内蒙古诗词学会副会长。我们是文友，也是棋友，经常在一起下象棋，一面落子，一面谈诗。他记忆力特好，能背诵普希金《奥根·奥涅金》的中译本，背古典诗词更不在话下。我的许多新作经他看过，他毫不客气地指谬，帮我推敲完善。他长我四岁多，最近得病在天津卧床。想起老恩师，老朋友，我心里很不平静。

记者：您现在是用电脑写作还是用笔写作，过去您是怎样安排每天作息时间的？

郑：我还是用笔写作，用电脑不行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时间安排得比较紧。从中学后期到大学期间，除了完成课堂作业外，还要自己看一些东西，背一些东西。民歌、戏曲、诗词、古文都要背一些。我的辅导

老师黄翔鹏是著名音乐理论家，他建议我多背民歌，还要背诗词歌赋，这使我终生受益。“文革”中，我起初热忱“参加革命”，后来成了牛鬼蛇神。除了劳动，接受批斗外，有空余时间就偷着看一点书。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先后到文化部、中国文联工作。为掌握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，不能不大量阅读。到中国作协党组工作并担任《文艺报》总编辑后，自学的时间少了。因为当时的工作任务压得人简直喘不过气来，要开会，要处理行政事务，要参与诸多的应酬活动，还要看稿子。一般情况下，我白天上班，都是处理零碎的事情，比较重要的稿子都是晚上回家处理，要改要看。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学习计划了。

记者：您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？

郑：创作过程中倒没有什么苦恼，如果有苦恼我就不写了。因为我都是在业余时间写。我在《文艺报》工作时，写诗等于调节生活。写文章很累，看稿子很累，处理一些问题又比较伤脑筋。写写诗，换换脑筋，不乏一定的乐趣。好多诗句是在观察思考中突然冒出来的，不像写文章那么辛苦。

记者：您的家人支持您进行诗歌创作吗？她们怎么评价您的作品？

郑：我爱人和女儿都支持我在中华诗词学会做事。但是她们都不管我做诗，也没有评价过我的诗。

记者：您怎么看待情诗，写过吗？

郑：我专心投入诗词事业，是五十岁以后的事情，已经不是谈情说爱的年龄了。我只写过两首爱情诗，一首写给一个已经离开我的女朋友，也可以说，给我的初恋女友。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谈过恋爱，我们在一起相处十几年的时间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因为江青说我父亲是假党员、美国特务、印度特务，还点名批判由我执笔的一篇《光明日报》编辑部文章，我就把自己的手稿、文稿以及我父亲的一些稿子藏在她家里，结果这些文稿被说成特务的黑材料、联络密码。红卫兵到她家里抄家，斗她父亲，把老人家折腾苦了。他哪里知道，特务的帽子也可以瞎扣一气。一时想不开，她父亲就开煤气自杀了。此事让我心痛一辈子。“文革”中我解放无望，对方只好离开我。临要分手的时候，我给她写了一首诗。

还有一首就是写给我爱人的，在我们银婚纪念的时候。我们经“月老”介绍认识。那时，她是北京知青，在内蒙古兵团种地、教书。我们通信来往一段时间，共同语言很多。我“负罪”在身，她远在边疆，大家谁也不嫌弃谁。在北京见几次面后，就订下终身。结婚时，我已是中年人。中老年人也有爱情，和青年人不一样。青年人一见钟情，充满着青春火焰。中老年人的爱情是相濡以沫，相依为命。表面上不那么火热，像平静的水流。但水里有浓浓的酒。“同看阴晴圆缺，共尝苦辣酸甜。总把热肠酬冷眼，秉性难随世道迁。匆匆白发添。”写的就是老年人的爱。

记者：近年来，手机短信已经成为节日期间国人互相问候的一种普遍方式。不少人喜欢用诗歌来编写拜年短信。您怎样看待这种有趣的现象？

郑：我觉得这个现象既是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，使文艺与科技相结合，又是恢复了古老的传统。与科技相结合不用多说，手机通讯本身就是很现代化的一种手段。怎么叫恢复古老的传统？就是传统的诗歌，传统的文艺不是那么太私人化、专业化的。传统的文

艺互动性很强，不是单纯的我写你看、我唱你听，而是共同参与，互相启发，同娱同欢。所以古代诗人经常互相唱和，唱民歌经常有问有答。用手机发一条短信，他不是为了得奖，也不是为了成名，虽然是创作，但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过年过节很高兴，就会把心情写成一首诗，传给朋友。朋友和了一下，然后又有其他的朋友一起和。所以，手机传诗既很现代化，又很有传统色彩。现在，手机送诗已成为诗词的一种重要传播途径。

记者：当前有这样一种现象，老年人喜欢诗词歌赋，小朋友也喜欢诗歌，但似乎中青年人较少涉足。您怎样看待这种两头热闹中间缺失的现象？

郑：可以说是老年人偏多，青年人少一点儿，但不是说整个缺失了。我们现在的《中华诗词》杂志执行主编高昌，才四十岁多一点儿，写诗起码有二十多年的历史，他就曾经是青年诗人。《中华诗词》杂志社每年要举行一次“青春诗会”，邀请十位左右成绩突出的青年诗人到京开会，切磋诗艺。每年都有生气勃勃的青年诗才涌现出来。

记者：是否可以说中、青年人其实也是喜爱诗词的，只是生活压力大、时间少而已？

郑：青年人中，诗词爱好者没有老年人多，但也有一定的数量。前几年北京有个网站，是青年诗人的网站。过年的时候，主持者写一首古体诗，在网上发出去，马上收到几百首和诗，都是青年人写的。后来他们把在网上唱和的作品结集出版，找我作序，我就给他们写了个序。从青年人那里，我学到不少东西。

记者：您怎么看待旧体诗与新诗的关系？在当代社会，它们应当怎样相处？

郑：传统诗词有几千年的历史，新诗也有近百年的历史，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。新诗更接近于口语，更便于为一般人所掌握。格律诗更凝炼，更富有形式美。二者各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之处。我们一贯认为，新诗和旧体诗应当互相补充、互相学习、互相竞赛、同荣并茂。诗歌要“百花齐放”，就要容纳各种不同的诗体。新诗和旧体诗中，都有精品力作，也都有平庸之作，甚至丑陋之作。不要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，不要掩盖自己的短处，专抓对方的短处。

新诗和旧体诗，只要内容积极、感情真挚、形象鲜明、意境优美，就都是好诗。

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在一篇讲话中说，新诗和旧体诗好比飞机上的两翼。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准确，很生动。两翼要谐调，飞机才能顺利地飞翔。

记者：您认为古典诗词和当代诗词有什么不同？它们应不应该有所不同，您在创作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？

郑：艺术具有很强的继承性，诗词尤其是这样的。譬如绝句、律诗、曲子词诞生于隋唐，至今仍在沿用。今人填词，字数、句数、押韵、平仄，和一千多年前大致一样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诗词只是古代诗词简单的延伸。王国维说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。古代的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乐府》唐诗、宋词，它们都是很不一样的，各有自己的独特风貌。今人写诗，内容和形式都与古代不同。首先是内容上的不同。当代诗词要表现今天的生活，体现当代人的思想感情。同时，表现形式、诗的语言，也应与古代有所不同。诗词更接近于文言，但仍要让人感到是当代人在说话，是说当代

的话。如果让人感到你是当代的林黛玉，当代的宋玉、潘安，这就失败了。现在有些人喜欢仿古。以为越像古代人，就越有诗词韵味。刘征同志把这种现象称为制作“假唐三彩”。初学者往往要经过摹仿的阶段，对此无须大惊小怪。但只停留在再现“唐风宋韵”的阶段上，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。

我个人没有刻意追求“当代性”。我活在当代社会，对生活有了感受，把它用诗的语言写出来就是。我讲的是我的话，是当代人的话。写好了，就不会古色古香。作为一个沐浴过时代风雨的人，我不能不感到，个人的命运和民族、国家的命运是很难分开的。所以，不论处境如何，都比较关心周围的大事。这一点总能或多或少地反映到诗作中来。我对风花雪月比较缺乏感应力，比较关注的还是人情、民情、国情、社情。诗词固然比较高雅，但我从不刻意追求高雅，倒是常常想着要让一般读者都能接受。除了写给诗词界的前辈师友外，我很少用典故，也从不用只有在古代汉语词典中才能找到的辞汇。我知道，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，装雅士也装不像，也就不去装腔作势了。在我看来，明白晓畅、雅俗共赏，这才是诗词的高境界。我最近

看到山西朋友、包括山西农民诗人写的一批散曲，深深被迷住了。它们既有诗词韵味，又有浓郁的泥土气息。生动活泼，幽默潇洒。我很喜欢土气、草根气，它比“贵族气”要清新多了，比“铜臭气”更不可同日而语。

记者：您认为当代诗词在今天的文艺格局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，扮演什么角色？

郑：古代，诗歌在文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角色。劳动、婚恋、战争、祭祀，各种群体活动和民俗活动，都离不开诗歌。两千多年来，诗词一直是中华文艺王冠上的明珠，各个文艺品种中，诗的地位最显赫。“五四”反对旧文化、旧文学，诗词一度被打入冷宫，从此新诗取代了旧体诗，后者被拒于新文化的大门之外。新时期以来，对诗词的偏见逐步受到质疑，民族虚无主义的观点得到一定程度的清理，旧体诗词从尘封中走出来，从复苏走向复兴。现在，新诗一花独尊的局面已被打破了。到去年年底，中华诗词学会共有一万九千多名会员。加上省市县的会员，总人数达百万之众。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，包括港澳，除了西藏外，都成立了自己的诗词学会。中华诗词学

会的机关刊物《中华诗词》，每期发行量近两万五千份，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（含新诗刊物）。据有关人士统计，网上发表诗词，其作者量、作品量、读者量都不小于新诗。诗词的质量在稳步提高，出现了不少很有实力的作者和颇具魅力的作品。当然，精品力作仍然较少，提高创作水平仍是摆在诗词界面前的迫切任务。

诗词在复兴，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实。那么，它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影响，能不能恢复到春秋战国时期、盛唐时期那种辉煌？应当看到，古代文艺生活比较单纯，那时没有今天那么多的文艺形式和文艺传媒。今天，文艺品种比过去要丰富得多。特别是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，文艺载体和传媒的面貌日新月异。二十世纪初，电影刚刚问世，它就逐渐取代了老资格的姐妹艺术，成为“最有群众性”的艺术。今天，电视比电影更厉害。论受众之多，谁也赶不上电视连续剧。小说曾经盖过诗歌，一度成为最有人气的文艺品种。但今天的小说如果不“触电”，不被改编为电视剧，其受众是很有限的。应当承认，诗词笼罩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今天，它不可能像先秦、像盛唐时期那样，

成为文坛唯一的领衔主演者。尽管这样，我们在摆正诗词的社会地位的同时，决不能妄自菲薄，轻视诗词在今天的作用。要看到：

一、虽然今天的文艺品种十分多样，诗歌只是文艺百花中的一种，但诗词有它独特的表现方式和独特的魅力，是任何其他品种所不能替代的。譬如，它十分凝炼，具有高度的概括力，能够十分准确、十分精练、十分鲜明地表达一个时代、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。说到民族精神，人们首先会想到经典诗词中的一些名句。如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（文天祥），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（林则徐），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（毛泽东），它们所产生的精神力量，超过了许多名噪一时的大型作品。

二、诗词不但本身具有强大的感染力，对其他文艺品种也有深远的影响。人们常说，文学是诸多艺术门类的基础。歌曲、戏剧、戏曲、曲艺、电影、电视剧，都离不开文学本子。如果说文学是基础，那么诗则是文学语言的基础。艺术语言要诗化，美的作品要富有诗意。为什么人们常用“史诗性”这个词赞美杰出的